

607-68

芸居樓綱鑑易知錄卷六七

周之炯靜專

綱目續編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宋紀

真宗皇帝

〔綱〕丁巳天禧元年春二月陳彭年卒。〔目〕彭年敏紹強

記尤好刑名之學性好諂時號九尾狐張齊賢謂人

曰彭年在位必亂國政或疑齊賢過甚後乃服其知

陳彭年
號九尾
狐

人綱三月以王曾兼會靈觀使曾辭不受曰王欽若

方挾符瑞以固寵位陰排異已者曾有詔以曾爲會

靈觀

見上卷二二

使曾以推欽若帝不悅謂曾曰大臣宜

傳

同附

會國事何據自異邪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

王曾知

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驚病使待罪宰府臣知義而

已不知異也綱夏五月以王旦爲太尉侍中參決軍

國重事旦固辭

以疾故也

許之綱秋七月王旦罷旦疾

甚引對滋福殿力求避位帝憫其形瘁許之復問曰

卿萬一有不諱朕以天下付之誰乎且謝曰知臣莫

王旦薦寇準

王旦諫相王欽若

若君惟明主擇之固問之且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綱八月以王欽若同平章事旦帝久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留之樞密兩府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爲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乃止及旦罷欽若遂相欽若語人曰爲王子明旦遲我十年作宰相綱九月王曾罷目曾既不受會靈觀使上意不懌王欽若數朔譖之會會市賀皇后

王旦識
王曾

王曾
度

家舊第其家未徙而曾令人昇

預○對
舉也

士置其門賀

氏訴於朝遂罷曾政事王旦在告

休假也

聞之曰王君

介然他日德望動業甚大顧予不得見爾或請其故

曰王君昨讓觀使雖拂上旨而辭直氣和了無所偪

同儻音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二十年

每進對稍忤即賊同蹠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綱以李迪參知政事馬知節知樞密院事曹利用任

中正周起同知院事綱太尉王清昭應宮使王旦卒

且為首相會天下無事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改

可
惜
張
師
德

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大臣有所奏請，必問曰：「王旦以爲如何？」且與人寡言笑。及奏事，羣臣異同，旦徐一言以定。居家賓客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曰：「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密籍其名薦之。」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從容爲旦言之。旦曰：「旦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敏中問之。旦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以待之。

真宰相之言

王旦不與劉承珪節度使

王旦悔不諫天

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薛奎發運江淮辭旦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歎曰真宰相之言也丙臣劉承珪以忠謹得幸既病求節度使帝謂旦曰承珪待此以瞑目旦執不可曰他日求爲樞密使此其階也遂止自是丙臣不過留後節度留後也旦任事久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至是疾篤帝臨問親調藥并薯薯蕷也預山粥賜之及薨痛悼不已旦遣令削髮披緇以斂同殮蓋悔其不諫天書之失也諸

書

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

王且誠
賢相
王且所
短
君子不
可不慎

靜軒周氏曰前書以王且爲太尉待一參決軍
國重事且旣辭之矣今於其卒而盡削宰相之
職僅書太尉王清昭應宮使何耶徇名責實也
且碩德重望爲帝所厚在首相會天下無事慎
守祖法無所更易誠賢相也自璧微瑕其美珠
之賜乎東封西祀獨無一言秋旱冬雷亦隨表
賀此其所短耳故綱目特削其官止書太尉王
清昭應宮使則其受無謂之名挾符瑞之寵賤
然見於書法之間矣嗚呼生不能諫天書之妄
死而削髮披緇其及校乎是以君子不可不慎

綱戊午二年夏閏四月馬知節罷六月以曹利用

知樞密院事綱彗星見五卷出北斗綱秋八月立子

受益爲皇太子更名禎赦自受益司寢李氏所生皇

綱鑑易知錄

卷六

宋真宗

四

后養以爲子與楊淑如同撫育之祥符九年封壽春

今江南鳳陽府壽州郡王就學於資善堂以張士遜崔遵度爲

王友未幾進封昇見上卷王至是立爲皇太子綱冬

十二月張知白罷知白與王欽若議論多相失遂罷知天雄軍

綱乙未三年春二月得天書于乾佑山在陝西西安府城南夏

寇準以天書復

六月王欽若有罪免以寇準同平章事曰巡檢朱能

挾內侍都知周懷政詐爲天書時寇準判永興軍治西

安以聞詔迎入禁中中外皆識其詐帝獨信之諭德

魯宗道言姦臣誕妄以惑聖聽知河陽今河南懷慶府孟縣孫

夷言乞斬朱能以謝天下皆不聽準山是得召用矣

時欽若恩禮衰南州

今陝西西安府商州

捕得道士譙文易畜

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欽若坐與之出入遂免

以準代相準之始召也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

門生勸
寇準

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爲上策倘入見卽發乾佑天書

之詐斯爲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耳準不懌

天書凡
四見

雲開張時泰曰抑考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書見至六月又見至六年十二月又見至是又見則是天書凡四見矣孫待制有云天何言哉是其一言尙不可得天何爲常兼筆以示真宗耶何上天之不憚煩也今焉宋之君相以天爲愚物而玩戲焉其褻慢之罪何可勝誅至若寇公

寇公有愧於門生

丁謂拂冠進鬚

號爲剛直而亦謝此以復進者其意以爲真宗意向惟此而已其他不足以動之也是以不恤人言銳意甘爲而俯首聽命以就功名焉正張益州所謂不學無術者也然豈惟益州之論爲然哉至其門生之見亦寇公之不若也嗚呼寇公豈直有愧於益州而亦有愧於門生也由是知寇公之剛特申梗之剛耳何足貴哉

綱以丁謂參知政事目謂因準稱譽平聲得致通顯雖

同列而事之甚謹嘗會食中書漢汚準鬚謂徐起拂

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謂大慙

恨遂成讎隙綱秋八月大會道釋于太安殿凡萬三千八十

綱冬十一月帝謁景靈宮享太廟祀天地于圜丘

大赦自是每三歲行禮宮廟園丘必同舉爲永制

向敏中寇準並加僕射

夜

麻

見五卷十白麻

下帝以卽位

未嘗除左僕射意敏中應甚喜賀客必多使人密覘

謂平去二聲

之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靜然嘲諷其

向敏中
大耐官
職

庖中亦寂無一人帝大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綱十

二月以曹利用子謂爲樞密使任中正周起爲副使

綱庚申四年春正月以曹瑋簽書樞密院事目瑋沉

勇有謀馭軍嚴明自少捍禦西陲

垂也

熟知羌情每

以奇計用兵所向克捷善撫士卒綏懷邊人羗戍畏

懷之綱二月帝有疾不視朝綱三月尚書左僕射同

平章事兼景靈宮使向敏中卒發自咸平以來宰臣明之卒得書爵者僅

三人李沆畢士安向敏中是也自餘則止書三公之

爵耳敏中在當時誠為賢相獨有不諫天書之天君

有兩月

子不以求瑕掩尤德故雖書綱夏四月有兩月並見

並見西

景靈宮使而特具其爵如此綱西南綱六月寇準罷自時帝得風疾事多決於皇

后寇準李迪以為憂一日準請閒見十一曰皇太子

人所屬祝望願陛下思宗廟之重傳以神器見二十

擇方正大臣羽翼之丁謂錢惟演佞人也卷十七不可以輔

少主帝然之淮密令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

億輔政已而準被酒漏言謂聞之曰卽日上體平朝
廷何以處此李迪曰太子監國古制也何不可之有
謂力譖準請罷其政事帝不記與準有成言竟罷爲
太子太傅封萊今山東萊州府國公綱秋七月以李迪丁謂
同平章事馮拯爲樞密使綱貶寇準知相州綱帝始
得疾自疑不起嘗臥宦者周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
子監國懷政東宮官也出告寇準已而事泄準罷丁
謂等因竦斥之使不得親近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
奉帝爲太上皇而傳位太子罷皇后預政殺丁謂而

寇准以
天書貶

復相準客省使楊崇勳等以其謀告謂謂卽微服夜
乘犢車挾崇勳詣曹利用議明日以聞詔命曹瑋訊
之懷政具服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李迪
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如是帝悟乃止誅懷政
謂與皇后謀并發朱能天書妖妄事遂貶準爲太常

卿知相州

今河南彰德府

綱

八月以任中正主曾參知政事

錢惟演爲樞密副使

周起曹瑋罷

綱

貶寇準爲道

州司馬

目時遣使捕朱能能擁衆叛未幾衆潰

會自

殺準坐是再貶道州

今湖廣永州府道州

旣至晨具朝服如常

時對賓客言笑自若。初無廊廟之貴者自罷相三紬
同皆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久不見寇。」

準羣臣畏謂威莫敢對。

李文靖
之言驗

呂中曰：至是李文靖之言驗矣。當君子用事之時，則常有不盡絕小人之心。至小人得志之時，則去其君子必盡其力。而後音李文靖之言止此準之所以重得貶也。
註見上卷八

綱九月帝疾瘳。綱冬十一月李迪丁謂罷。翌日謂復

畱視事。罷翰林學士劉筠。云目丁謂擅權用事至除

吏不以聞。迪憤然謂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

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爲自安計？」邪會議二府

中書樞密

皆進秩兼東宮官。迪以爲不可。謂又欲引林特

爲樞副。迪復沮之。謂積怒。旣而謂加門下侍郎兼太子太傅。迪加尙書左丞。仍兼太子少傅。故事宰相無兼左丞者。及人對長春殿內出制書。置榻前。帝謂輔臣曰。此卿等兼東宮官制也。迪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受命。丁謂因上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

李迪斥
丁謂

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準無罪遠謫。惟演以皇后姻家。使預朝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俱罷。付御史臺劾正。帝怒。畱制不下。左遷迪知鄆州。